



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旗舰报告《2024世界开放报告》发布

中国开放指数升幅位居全球前列

■本报记者 徐晶丹

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的旗舰报告——《2024世界开放报告》和世界开放指数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在持续多年的震荡中,世界开放指数2023年为0.7542,同比下降0.12%,比2019年下降0.38%,比2008年下降5.43%。

与此同时,中国成为“逆境”中的希望,扩大对外开放成效显著。2008年至2023年,中国开放指数从0.6789升至0.7596,提高11.89%,升幅位居全球前列。2023年,中国开放指数在129个经济体中排名第38位,比2022年提升1位。

开放环境寒意渐浓,“涓涓细流”冲破阴霾

相比往年,今年的世界开放指数测度更加科学,通过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经济开放、社会开放和文化开放,对这些经济体2008年至2023年的开放度进行排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张宇燕介绍,从指数看,世界开放趋势与现状堪忧。2023年,世界开放指数预估为0.7542,比2008年下降5.43%,震荡收缩趋势明显。虽然世界社会开放指数提高1.7%,但经济开放指数下降0.2%,文化开放指数下降2.4%。与此同时,虽然世界开放政策指数上升0.7%,但开放绩效指数下降1%,说明开放政策虽有改善,但开放成效不及预期。

张宇燕认为,当下开放环境寒意渐浓,世界开放面临的矛盾问题、风险挑战依然存在甚至加剧。2020年至2023年,全球贸易干预措施数量保持在4700项以上,显著高于2020年之前水平。世贸组织模型预测,如世界陷入全面政治竞争的最坏情况,全球平均收入将下降5%,平均贸易额将下降13%。

就在今年8月到9月,《世界开放报告》团队首次面向全球受访者推出世界开放形势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世界经济2023年至今“更不开放”“没有变化”“不确定”的受访者共占59.7%,对世界文化开放和世界社会开放持同样观点的受访者占比与此相当。

“世界开放走势是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张宇燕认为,导致世界开放收紧的主要消极因素包括“国际地缘冲突扩大”以及“国家安全概念泛化”“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霸凌措施增多”等。

不过,尽管阴霾笼罩,但“涓涓细流”也推动着世界开放扩大。张宇燕举例,一方面,数字技术不断进步,全球数据市场平台交易量2023年同比增长23%;2023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同比增速达8.5%,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升至56.8%,为国际交流合作提供更多便利与机会;另一方面,绿色发展持续加速,截至去年年末,140多个国家已宣布或正在考虑实现净零目标,覆盖全球近90%的排放量,也开辟了国际开放合作新领域。

深度参与产业分工,坚定书写开放华章

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价值链遭受种种冲击,但仍保持总体扩张趋势。报告也呼吁开放、倡导开放、拥抱开放。受访者普遍



昨天,第七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2024世界开放报告》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

新华社记者 王翔摄

与会嘉宾在开幕式现场交流。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期望,开放包容的力量超过封闭排他的力量,合作共赢的力量超过零和博弈的力量,发展繁荣的力量超过停滞衰退的力量。

这其中,中国正坚定书写开放华章。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负责人曲维玺解读,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进博会就是一张中国开放的“亮眼名片”,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全球提供的一项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国际合作平台。此外,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重要贡献,在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互联互通、提升共建国家发展水平等方面取得丰硕而务实的成果,中国与80多个国

家签署科技合作协定,共建50多家联合实验室,推动千余项合作项目。

记者还注意到,在2023年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今年的报告侧重从改革的视角对中国的开放实践进行总结。曲维玺介绍,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的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中国通过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深化多双边和区域合作,与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发挥重要作用,是完善全球治理的推动者、参与者和贡献者。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战略规划、计划和

政策副司司长兼司长塞西莉亚·马加斯·埃斯特拉达指出,开放的主题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工业发展的使命不谋而合。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中,开放在推动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促进商品、技术和知识的跨国界流动,从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塞西莉亚还特别指出,中国正成为可持续工业转型的领军者,中国-非洲(埃塞俄比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合作示范中心等项目便是明证,“这些伙伴关系对于分享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地区,工业增长的技术、知识和资源至关重要。”

■本报记者 唐玮婕

“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全球化或许并不完美,亟需加强改革,但我们不能把澡盆里的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在昨天举行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世贸组织三十年与中国:历史与变革”分论坛上,商务部原副部长易小准面对主持人的犀利提问坦然作答,在他看来,面对当下汹涌的全球化逆流,中国要勇于担当,主动对外开放市场,推出更多公共产品,促成多边共赢合作。

台上嘉宾的发言与身后的进博大舞台形成完美契合:中国连续举办进博会,展现了中国对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坚定支持,用实际行动持续打造优质的国际公共服务产品,寻求与世界走共同发展之路。

史无前例的挑战

诚然,多边贸易体制正在经历70多年来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保护主义在全球加速蔓延,多边贸易谈判又迟迟不能取得新的成果。

根据易小准的观察,世界经济进入多极化时代,各方的经济利益都在进一步分化,“现在世贸组织的成员超过100个,要让如此多的成员采取传统一揽子的谈判模式,就涉及领域如此广泛、内容如此复杂的全球贸易规则,来制定超大规模的多边协定其实是不太现实的。因此,需要进一步改革探索,找到今后推进多边谈判进程的新办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江小涓表示,当下,世贸组织确实站在一个发展的关键节点,从现实来看,大家都在努力,但多重挑战依然存在。其中之一就是议题越来越广泛,大家期待世贸组织解决的问题比以往都多。以绿色贸易为例,一些国家借助碳排放交易措施、边境调整措施等支持绿色生产,反而又会形成新的贸易保护。这给世贸组织出了一道升级版考题,既要平衡贸易和生产的绿色,又要平衡贸易的开放和自由化。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放弃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承诺,从以前维护多边贸易规则的‘世界警察’,180度转弯成了违反世贸组织纪律的‘带头大哥’。”易小准坦言,我们必须冷静而清晰地看到,未来一段时间里,想要通过世贸组织来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一定会非常困难,但一个强有力的多边贸易体制对世界贸易是不可或缺的。

良性共治新秩序

尽管有些人对世贸组织的作用和价值产生种种质疑,但易小准认为,世贸组织一路以来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世贸组织,世界一定回到弱肉强食的时代,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只能在碎片化经济治理的全球秩序中,进行没有赢家的零和博弈。而且,没有过去30年高歌猛进的全球化,中国和广大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能还会在贫穷落后中长期徘徊。”

那么,在当前多边贸易的重重挑战之下,世界应当何去何从?中国又应当有何作为?对此,易小准提出3个层面的建议。

在多层层面,如果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放弃在世贸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并不愿意在多边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那么,其他绝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就应该旗帜鲜明团结起来,争取达成新的贸易协定,“我也坚信,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错和反思,这个最大的经济体最终依旧会回到多边主义这条正确的道路上来。”

在区域层面,作为对全球化逆流的回击,各国依然可以继续努力推进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而这些进展也会鞭策世贸组织进一步加强改革。

在国家层面,中国应该主动对外开放市场,推动多边共赢合作,带头遵守多边规则,赢得各方信任。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形势下,中国还要加强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合作,逐步推动形成良性共治的全球贸易治理新秩序。

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进博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所言,中国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支持发展中国家更好分享全球化红利,愿同各方继续密切在国际经济组织的协调配合,率先探索实施世贸组织《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等成果,携手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嘉宾在开幕式现场自拍留念。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中国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携手各方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用实际行动寻求与世界共同发展

找厂长不如找班长,让AI“跑”起来

中国比任何国家更有机会实现“工业AI”

■本报记者 张懿

疾速进化的大模型已能搞定写文稿、画PPT以及算账报销等工作,似乎很快,它们就可以成为职场白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AI)在制造业的应用似乎没有得到足够关注。而在昨天举行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相关论坛上,包括图灵奖得主在内的专家围绕AI如何赋能新型工业化的话题展开交流。在他们看来,中国目前已具备率先实现“工业AI”的条件,应该找准切入点迅速行动,从而踏出一条和领先国家不一样的AI之路。

AI即将迈入“工业大生产阶段”

作为当前最具颠覆性的技术,人工智能势必对千行百业带来巨大改变。而在当下,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大语言模型。普通人对于大模型的了解与尝试,集中在聊天打趣、写诗作画,以及解答各类苛刻提问等方面,总之都是“纸面工作”。而在专家看来,工业大模型其实是箭在弦上。

关注技术之外的“互补性因素”

要让AI更好赋能现代化工业体系,就必须找准瓶颈和痛点,重点突破。

希发基斯表示,大模型虽然看起来智能,但它擅长回答宽泛的问题,而工业要求的是精准。同时,目前基于大模型的人工智能(Agent)虽然快速迭代进化,但它的固有弊端——生成结果具有不可解释性,让工业AI面临巨大挑战。“我们如何能够基于一个不

可信的AI打造出可信的工业系统,并要在其长期运行过程中确保万无一失?这是一个巨大挑战。”希发基斯说,正如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哪怕已积累上亿公里的安全驾驶记录,但我们还是不敢放心把方向盘彻底交给AI,关键是我们可以多大程度上信任AI。

对此,希发基斯给出的对策是,在发展AI技术外,关注其他“互补性因素”,比如评估AI安全性,包括对AI公平、诚信进行审查的方法,以及在全球开展AI监管合作。事实上,这些突破,有些涉及深层次理论创新,有些则是对国际合作的考验。

谈到为工业AI寻找“技术之外”的支撑,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大装置事业群总裁杨帆给出另一个独到思考。他认为,AI在带来生产力革命的同时,一定会重构当下的生产关系,包括伦理、道德、法律等。现阶段,与其把关注点放在超级智能、数字生命等过于遥远的话题,不如好好思考我们该如何应对AI给未来生产关系造成的重大挑战。

摆脱“纸上谈兵”,在实战中完善

因为研发了全球首个能完成原地空翻的机器人,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兴兴成为行业焦点。他在谈到中国制造业与AI结合时强调,哪怕聪明如人类,也不可能只通过看视频教程就学会骑车,工业智能也是一样。因此,必须抛开“纸上谈兵”,把工业AI用起来,在场景中跑起来,在实战中不

断完善。

新技术要加速落地,离不开一个切入点、突破口。用杨帆的话说,推动工业智能发展,时机把握非常重要。他认为,未来两年,企业应围绕降本增效,或是创造新兴增长点,明确最迫切的需求,进而找准与之最匹配的AI技术。

围绕切入点的课题,科大讯飞副总裁兼研究院院长刘聪建议,AI在制造业的落地,可以先从非核心环节入手,扮演辅助角色,随后再一步步深化。比如,在电力、采矿等行业,他们研发了“AI听诊器”,借助多模态技术能感知环境噪声的细微变化,从而在半小时内找到管道的漏点。对比传统方案,工人们用涂皂液、找气泡的方法查漏,往往要耗费五六个小时。

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江磊认为,AI的切入点可能就在工业设计领域。目前在研发拥有40个自由度的超级柔性机器人时,人类工程师已有力不从心之感。江磊认为,AI很有希望给出超乎常人的创意。

小米集团智能制造总经理许多表示,对于工业AI的落地,过去很多企业找错了发力点,以为主要是从一把手等企业高层入手。小米的实践却表明,新型工业化的关键在一线,未来的产业工人可能要面对数十台基于AI的智能设备,要想管好、用好这些设备,“找厂长不如找班长”,大幅提高一线工人技能和学历水平是大势所趋。